

学写之友
精品丛书之一

黄荣章主编
花城出版社

当代潮人短文佳品



宋章 主编

當代潮人短文精品

賴其



花城出版社出版 · 一九九二年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 朱子庆

装帧设计 庄小尖

当代潮人短文精品

(学习之友精品丛书之一)

黄荣章 主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汕头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窄 32 开本 6.25 印张 90,000 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

ISBN 7-5360-1420-1 / I·1266

定价：3.50 元

序

郭小东

就文化范式言，潮汕至今依然很成功地守成着中国历代传统文化的总体精华。质的讲究文以载道和文的古典主义，即化繁为简、微言大义的文言风格，几成文化人的叙述方式与风度的传统。捻断三根须的苦吟精神和匠心神气的精益求精，其风尚，在文坛、在民间艺苑，家训条诫，乐此不疲。是故精巧典雅神思运气情有独钟的短文，是潮汕文化人的拿手好戏。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经验中，精心耕织营构相对无限神思邈远的文学世界。为文虽难说阔大悠长，但也不失精神的高远。

集中短文，是潮汕文坛五十年来短文精品的一束。它们既让人窥中国传统文化质与文互致之斑，

也可见现代文化人为文的基本方式和精神，是如何延续又进取着一种传统之执著。

人文化成的结果是捕掠高远于短小精美的格局构思中，其主题与对象又固守着现实世俗的沉浸和人生感喟，故知文事关气运，非人力。同时也是潮汕历代文化所凝固所守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归宿，适切其潮汕地域、社会、时代和风习。其短文的心境、诗境与词境乃至哲理之境的营运，形成一种典型的与潮汕文化范式相关的审美调式：一文常一意绪一境界一音调一情理，并不婀娜，但清丽潇飒，或峻峭隽永，省之悟之觉之，人生风致尽收。

在长文和长话流行国中，而生活又行色匆匆，文艺欠缺撼人尤捷的年代，编者黄荣章兄，意在守成潮汕文化精华之结晶，倡导晶体中之短话短文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摈弃文艺之繁文缛节，欲以短文之平实造境界之奇崛，以神思之通达营风气之峭拔，是故数月苦守丹田，沉浸于故纸堆里，流连于五十年来潮汕有名和无名的作者群中，广泛征询，求得共识，拾篇幅九百字内短文佳作一百篇成书，此乃弘扬潮汕文化、团结海内外潮人功德无量之举。

长话短说，是为序。

1992年7月24日晨于广州

目 录

1 | 序

郭小东

第一辑 社会写真

3	谦 让	秦 牧
5	河边的脚印	王扬泽
7	故乡的石板路	陈坤达
9	路边的彩虹	陈焕展
11	街边一朵花	黄廷杰
13	细雨默默飘去了	小 湘
15	美 人	蓉 子
16	花环的梦	司马攻
18	呵！红花草	李义恩
20	老战士和一座城市	陈建荣
22	食 蝉	李前忠
24	红 灯	黄廷杰
25	无 题	丘陶亮
26	堵 塞	赖天受
28	金鸡玉兔	鄞镇凯
30	永远的柔姿纱	蔡洪声

32	寻找老舍	陈 放
34	潮州西湖觅幽	曾 鍾
36	大南山幽韵	林海利
38	砚峰铧牛记	曾楚楠

第二辑 家庭纪实

43	母亲，我也想念您	古先彦
45	说给母亲听	陈树波
47	我的第一位老师——父亲	郭豫适
49	谢恩师	薛 汕
51	祖 母	陈小虎
53	童年拾梦	马东涛
54	拾 贝	蔡金才
55	为儿子起名	刘少敏
56	闻 巷	陈继平
58	因为有了你	辛瑞玲
60	荧屏前絮话	陈 娟
62	明月水中来	司马攻
64	扁 担	林盛钊
66	我和伊	杨昭科
68	小 别	罗 隼
70	等 待	曾 鍾
72	隔窗相望	卢英伟

73	窗	张海鸥
75	案 趣	郭启宏
77	斗蚊记	林海利

第三辑 人生履痕

81	自 传	黄 雨
83	副 传	王细级
85	你……	林汉秋
87	生怕回头	马 风
88	我更喜欢辐射	周镇宏
90	我走向你	高小莉
92	真想走出去	郭洪义
94	寻 找	黄国钦
96	总须期待	陈佾生
97	登 山	陈秉汉
99	山之歌	黄南翔
101	《园边叶》后记	吴其敏
103	酸酸梅子甜丝丝	巫楚涛
105	紫 韵	巫晓玲
107	那一片青青草地	冰 峻
109	此时凝眸	蔡少铭
111	老 婶	陈致和
113	橡 皮	黄学楷

115 | 旧 墙
117 | 树的哲学

陈少华
陈跃子

第四辑 风月抒怀

121	春	老 羊
122	木棉红了	蔡常维
124	燃 烧	颜 烈
126	六月天	李坚荣
128	扇 语	郭启宏
130	秋叶遐思	郑锦佳
132	秋的行程	杜桂芳
133	芒果飘香的时候	老 羊
135	红叶情	高映雪
137	秋天的思念	曾耀强
139	冷冷的冬	戴秀云
141	细雨湿黄昏	李乙隆
143	夜 歌	吴泽华
144	呵！圆圆的月亮	朱 兰
145	月	林桢武
147	信	江 帆
148	鸟 榕	李英群
150	渡 船	陈鸿钊
151	月容墓前断想	吴文鸿

第五辑 世事杂谈

157	狗·奴才	陈训之
159	谈“疾恶如仇”	卢 煤
160	切忌“下不为例”	张 群
162	说“肥”道“瘦”	曾庆雍
164	真金也怕火	彭妙艳
166	我赞美，这水火消融	郭光豹
167	鬼也接受批评	张华云
168	家和屋子	周 粱
170	在潮流中	吴羊璧
172	潮流无须追逐	林 超
173	假的世界	陈博文
175	“皇品”、“御品”与假冒品	王伟深
177	食评与文评	游焜炳
179	艺术感觉漫谈	饶芷子
181	文学碎语	雷 锋
183	淡淡看人生	雷 锋
185	如何淡泊	古先彦
187	平 静	李瑞林
189	心	黄莲中
190	“少说”篇	林 墉

第一辑

社会写真

谦 让

□ (广州) 秦 牧

平心而论，我并不爱唠叨，我知道沉默的价值，简洁的妙处。

但形势比人还强，事与愿违，环境常常迫我做个唠叨的人，例如：有个老掉了牙的故事，我就讲了十多次。

那天就是这样，我去一个文物部门参观，主人，还有陪客张三、李四、郑五、王六，礼貌甚周，虽说“礼多人不怪”，却也令你规行矩步，如坐针毡。

在参观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们热情招呼，简直叫你不知如何是好。特别是在上楼梯的时候，穿门进室的时候，情况着实使人狼狈，大群的人一到这个关口，突然停步，好像碰上大风雪，都冻结了。

“请，请。”张三说。李四说：“您先，您先。”郑五伸出巨灵掌，把我一顶而上。我正要表示一点礼教教养，退下一步，不想王六又以老鹰擒鸡的姿态，从旁一手把我提了上去。天热人倦，周旋维

艰，只好遵命。一次这样，两次这样，三次还是这样，因此，使我视门口为畏途，望楼梯而神懾。

上半场参观完毕，他们要我发表感想，我说：“什么都好，但是我想讲个故事。”他们说：“请，请。”于是我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“从前，某地有个妇女怀了孕，那是个怪胎，十几年都没有生下，大腹便便，见者俱惊。医生终于为她开了刀。一剖腹，秘密揭穿了：原来那是双胞胎，兄弟俩，极尽人间谦让之能事。在‘大门’口彼此施礼，这个说：‘请，请。’那个说：‘你先，你先。’相持多年，胡子都长出来了。还有个补充材料，说他们是穿燕尾礼服的，但也有说是穿长袍马褂、戴瓜皮帽的。”讲毕，我们大家都笑，不过，那不是开怀大笑，而是缺了点水分的干笑。下半场的参观，情形可就好些了。

这故事是老掉了牙的。可在人生旅途上，我大概还得再讲它一百次。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，是个封建习气仍很浓厚，相当讲究身份等级的礼教之邦呢！

——选自《羊城晚报》1991年12月6日

河边的脚印

□（汕头）王扬泽

新津河的出海口，在地平线与海平面叠和之处，江水漫不经心地甩了一条弧线。没有激流，没有旋涡，没有浪花，悠然地、恬静地流淌着。无数的岁月、历史、风云和沧桑，就这般流淌过去了……

没有一点点现代文明的标志，新津河出海口仍在历史的荒原中沉思。

一切都是自然和野性赤裸裸的呈现，一切都是岁月无情的暴露。世界暂时遗忘了这片河滩。

可是，西边不远处，不是已经传来机械沉重的躁动和喘息了吗？不是已经听到特区轰轰作响的深呼吸了吗？人们建筑了一幢幢高楼，高楼亮起了盏盏灯火，而灯的眼睛透过浓重的雾幕闪烁着，窥望着这片陌生的河滩……海声也正发出阵阵迫不及待的召唤！河的东边又是沙滩，沙滩的那边就是大海。大海以它的生命和力量，以它的雄浑博大，以日复一日的潮汐，以旖旎万千的浪花，召唤着新津河的流汇，召唤着又一次诞生……

终于，在那一天，我惊喜地发现了第一行脚印！

一行从西向东蜿蜒的脚印……

据说那脚印是一位勘察者留下的。特区的建设工地需要大量沙子，而这里沉睡着取不尽的沙源。他的脚印将牵引来轮辙，牵引来呼啸的自卸载重车队，牵引来输送带机械的轰鸣，牵引来一个现代化沙场永远的喧闹……

据说那脚印是一位老华侨留下的。他步履蹒跚，边走边寻找童年的踪迹，童真的回忆酿制浓醇的乡情。他要在昔日“红头船”漂泊驶向异邦的启航处，留下对家乡繁荣的心愿，投资建设一座码头……

据说那脚印是一位青年经理留下的。他是奔跑般地赶来的，有如战士发现了自己的阵地。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已经洞穿这既充满野性又充满幽静的自然美，他的胸中，已展开一幅宏大的画面，要把欢笑带来，要把色彩带来，他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度假村……

现代化从西边走来。

一页沉重而冗长的历史将要结束。第一行脚印，将开始一个美好的童话。它将跨越古老的荒原、沙背，跨越昨天的苍凉和落后！

——选自《汕头特区报》1986年6月12日

故乡的石板路

□（汕头）陈坤达

一条坎坎坷坷的青石板路，穿过乡人那拥挤低矮的屋舍，越过阡陌纵横的田野，犹犹豫豫，曲曲折折，没入莽苍的山林。

这可是一条老路。它与古老的小镇相携同来，凹凸不平的石板上，镌刻着一千个故事，一万个故事，印满了故乡父老无尽的企盼。

七叔爷时常捋着那花白的胡须说：“咱们没这条路不行啊，就连死，也不知往哪里走哩。”

七叔爷说的一点不假，石板路与乡人生息相关：送葬的、迎亲的、游神的、赛会的……无不在这条路上，撞击出一首首山乡进行曲。

儿时，每听得那沉重的锣鼓声和那哀怨的唢呐声，就知道送葬的要来了，忙跑上石板路瞧热闹。看得多了，生了一个疑问：为什么送葬的，不论远近，放着别的路不走，定要到这石板路上转一圈才上山？问七叔爷，七叔爷抚着我的脑门，呵呵笑道：“傻小子，为死者的后世图个吉利，一定要走走